

《維摩詰經》不可思議解脫之研究

——以僧肇、吉藏、智顛注疏為主

釋慧通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

一、前言

《維摩詰所說經》(Vimalakīrtinirdeśa-sūtra, 以下簡稱《維摩詰經》), 又名「不可思議解脫」, 為初期大乘佛教重要經典之一。此經從印度傳入中國後, 從東漢嚴佛調最初的漢譯本開始, 至唐代玄奘(602-664), 總共歷經七次漢譯, 目前三存四缺, 其「唯心淨土」、「不二法門」及「不思議解脫」之核心思想, 對歷代佛教淨土、般若中觀等思想有重要的影響。其中, 支謙、羅什譯本中, 將「不可思議解脫」標為此經「副題」, 以顯此經維摩詰所說之「法」, 其重要性可見一斑。但維摩詰向舍利弗介紹此解脫時, 只簡略說明諸佛菩薩具有如是須彌內芥子等不可思議之境界, 卻沒有明確交待什麼是不可思議解脫。

究竟什麼是「不可思議解脫」? 維摩詰為何以此解脫作為此經說法的主要內容? 目的是什麼? 它在此經的定位與重要性為何? 作為初期大乘經典之《維摩詰經》, 此解脫與聲聞解脫有何不同? 它只是一種解脫的境界描述? 或者可作為一種「解脫法門」? 與此經另一核心思想「不二法門」(advaya-dharma-mukha) 有何關聯? 而歷代注釋家們的看法為何?

此經自僧肇(384-414)《注維摩詰經》以來, 之後各宗派、祖師們的注疏與講述莫不以此為依據, 絡繹不絕。然本文基於以中觀學思想為基礎之研究, 將運用思想、義理分析的方法, 針對總結魏晉玄學, 宏揚般若中觀哲學之僧肇、三論宗之集大成者吉藏, 以及深受中觀學影響的天台宗智顛等三位大師, 對「不可思議解脫」的理解與詮釋作深入性的探討, 釐清其詮釋立場與特色, 並藉此呈顯出思想上的演變與關聯性。

二、僧肇對「不可思議解脫」之理解

僧肇對「不可思議解脫」的詮釋可從其《注維摩詰經》中三個主要核心概念與立場來理解: 境智、權智與本迹、不二。首先, 僧肇從中觀學認識論: 能觀智與所觀境的「境智」立場來說明此「不可思議解脫」非二乘人所能思議的原因在於:

(一) 聖人之般若聖智, 以無執取、生滅之知而能無所不知; 惑者(二乘人) 以思惟分別之知, 無法真實認識到諸法實相, 其知是無, 無法無所不知, 所以說惑者的所知有限, 不能如聖者的無所不知, 亦不能知聖者的無所不知, 因此, 僧肇說非二乘所能思議。

(二) 聖人之心徹證空理, 其心無所著, 以此般若聖智觀照萬物, 能夠照見其所知境是空、無相, 所以能於一切空、無相之外境任運而轉, 能現種種大入小、小入大等不可思議之境界; 惑者其心有所得, 不但被物所困, 不得自在, 更無法理解聖者任運所現的種種須彌內芥子等的不可思議解脫境界, 所以說此解脫非二乘人所能思議。因此, 聖人於心、法, 也就是於「智、境」能自在無關, 此等實非二乘境界所能議也。

其次, 僧肇以「權、智」與「本迹」來闡述不可思議解脫之意涵。他根據經文, 指出智慧與方便, 也就是「智、權」, 是此不可思議解脫之「本」, 換句話說, 「智慧」與「方便」既是大乘菩薩修習菩薩道、行六度萬行的主要內容, 也是菩薩成就佛道、得此解脫的主因, 這可看出此解脫在初期大乘佛教「解脫觀」的重要特色。又, 僧肇並以借座燈王等境界為此不思議解脫之「迹」。

僧肇不論是「權、智」或「本迹」之詮釋概念, 其論述方式都建立在「內外」、「體用」說。「智」是以照為「體」, 屬「內」; 「權」是以方便

為「用」，屬「外」；以智慧為體，而能有善巧方便之無方大用；然權巧方便之用，是依智慧為本體，全體起用，用不離體。

而此「權、智」又為此解脫之「內」、「本」，借座燈王、須彌內芥子等境界為「外」顯之「迹」，其本迹概念亦不離體用關係。然而，僧肇認為體與用，實則「同出而異名」，體用不二。因此，他以「非本無以垂跡，非跡無以顯本，本跡雖殊，而不思議一也」來說明此解脫之本跡、體用不二，皆是畢竟空。如此一來，「不可思議解脫」所指的就是大乘佛法徹證畢竟空所得之解脫。

此外，對於不可思議解脫與不二法門的關連，僧肇認為此經所說之法皆是大乘法，大乘法的内容旨在闡述「無相」之道，而此「無相之道，即不可思議解脫法門，即第一義無二法門」。他把此經空、無相之思想，透過「不二」之義理概念與「不可思議解脫」串聯起來；並以中觀般若空、無相的道理來說明〈入不二法門品〉三十一位菩薩與文殊師利、維摩詰的問答其「明宗雖同」，都在說明不二法門，然而在言默「法相」上之「迹」有深淺，也就是在表現手法上有深淺不同。

三、吉藏對「不可思議解脫」之詮釋

吉藏在《維摩經義疏》中對「不可思議解脫」的詮釋，大抵沿襲僧肇「智、權」（智慧、方便）與「本迹」的看法而加以發揮。不同的是：不管是智慧或是方便，吉藏都是從空智的角度來看，因此二者就稱為「權實二智」。而二乘人不具權實二智，所以說此不可思議解脫非二乘所能思議，唯諸佛菩薩所具有。

值得注意的是，吉藏以權實二智為此經之「宗」，並作為解釋此經之架構，其根本概念即在「二諦」，而且同僧肇一樣，從「境智」的角度來說明「境智並冥，緣觀俱寂，乃為理極，真不思議也」，且以離四句、絕百非、無所得等否定字眼、概念來敘述，有其三論宗的詮釋特色。

除此之外，吉藏闡釋不可思議解脫時，同樣從「體用」關係來論述，並且帶出「本迹」概念。他以權實二智為此解脫之「體」，以種種神通境界為「用」；又此神通境界之用是「以迹顯本」，能顯二智之「本」，所以二智是「本」，解脫之「用」為「迹」。

然而，這二智是「本」，與吉藏

一再強調「維摩詰不思議解脫本者，謂不二門也」之說，似乎有了不同的表述，他的看法為：「由體不二之道，故有無二之智」、「欲敘其末，要先尋其本」，而「二智」正是由體證「不二」之理而產生，也就是此經特別強調的「不二法門」，所以吉藏才說「不二法門」是不可思議解脫之「本」。因此，就吉藏而言，維摩詰能夠示現種種不可思議解脫之神通境界，其背後之根本在於能證得離諸分別、對待之「不二」之理，也就是諸法畢竟空、中道實相之理。

所以，在〈入不二法門品〉中，吉藏即以「理一教三」、「教有三階，理無二轍」來說明三十一位菩薩與文殊、維摩的問答。就所詮釋之理來說，皆是「不二」，理無深淺，但是在「教門」、「能表之相」的方法上，有言默的三階差別。

再回過頭來說，吉藏在《維摩義疏》的本迹觀是較為複雜多樣的，除了用來闡述不可思議解脫之外，還以本迹概念說明佛的「本迹二身」。如上所述，他承襲僧肇的本迹概念，將僧肇以本垂迹、以迹顯本之「本迹」說，進一步發展成「理、智、教」三法；「二智」向上究其根源，不可思議解脫之「本」為「不二法門」，即是諸法實相之「理」；二智向下開演，即是以本垂迹、以迹顯本之「教」。

吉藏更以其三論宗的觀點，把「理、智、教」詮釋為「境、智、教」，「境」是「真俗二諦」，「教」是「二諦教門」，而不二法門的體悟即是透過「真俗二諦」，如此看來，「二諦」是證入不可思議解脫境界的重要關鍵，同時可見「二諦」在吉藏般若中觀學思想中的特色與重要性。

四、智顛對「不可思議解脫」之開演

智顛在《維摩玄疏》對「不可思議解脫」的詮釋，有其天台宗之教學色彩，除了以綱要式的「五重玄義」架構來解經，更發揮天台三諦圓融的思想來論述不可思議解脫。

智顛在解釋不可思議解脫之「名」時，從思議與不思議之「對待」關係來說明二者之差別：「真諦之理」是「思議解脫」；離於真俗二諦、不偏空亦不否定有之「中道佛性之理」才是「不思議解脫」。於是指出解脫「不離文字」，不待離文字而說解脫。同理可知，「待」斷煩惱而得涅槃是「思議解脫」，而不斷煩惱、沒有煩惱可斷、「不待」斷煩惱而得之

大般涅槃，是「不思議解脫」。因此，從「斷」、「不斷」煩惱的層面，帶出智顛天台圓教之「不斷斷」觀點。

不僅如此，他更提出「絕待不思議」，離一切的對待，才是真不思議。「絕待」即「不待、不離」，「不待」思議與不思議、「不離」思議與不思議，換句話說，就是「雙照」思議與不思議而說為不思議。這是智顛強調「雙照空有二諦」之「中道第一義諦」的「中道佛性」思想，已明顯不同於僧肇、吉藏之否定、破執的「遠離二邊，目之為中」的不二、中道思想。

再者，智顛開不可思議解脫為「三德解脫」：「真性解脫」、「實慧解脫」與「方便解脫」，並以「體」、「智」、「力（用）」作為論述觀點。其中，真性解脫為此經及不思議解脫之「體」，且以「一實諦」、「真性即是一實之理」來詮釋。智顛的一實諦之說，是三諦義的「中道第一義諦」，除了「雙捨二邊及不二邊」，此即「中道」、「不二法門」，更強調中道「雙照二諦」之層面。若能會通此「不思議真性」之「理」，則能有須彌內芥子等權巧利物之「用」。

至於僧肇提出的「權、智」，吉藏所謂的「權實二智」，對智顛來說，「權實」的概念已不僅止於談智慧與方便或權實二智而已，他發揮了個人獨特的觀點，認為「實」以「永施」為義，「權」則是「暫用」之名。其實，智顛的權實觀是相當複雜的，他論權實時，常跟隨著「四教」、「四門」以及「自行化他」的詮釋架構來解經，他多以權實來說明此經之「用」以及權實之「疾」。並對於將「實」當作「體」，以「權」為「用」的看法並不認同，他所持的理由為：應從四悉檀因緣而說。若說權法有益，那麼「權」即是「用」；若說一實諦、諸法實相之理能令眾生得悟，「實」即是「用」，權、實皆可為「用」。

此外，由僧肇、吉藏之權實帶出的「體用」「本迹」說，智顛則以「理事」之觀點，來詮釋「本迹」概念：「本」是「所依理」，「迹」是「能依事」；以「理即不思議真諦之理為本；事即不思議俗諦之事為迹」之真俗二諦立場來建立其本迹觀。他提出「五重本迹」，約「理事、理教、理行、體用、權實」明本迹，且為次第性的重重理論架構：前者之「本迹」內涵是次者之「本」，如此層層展開建立，用來闡釋二諦之「教法」，以及「觀

行」實踐，還有「佛身觀」之本迹義。如此看來，智顛的權實與本迹觀點，著實已與僧肇、吉藏的看法不同。

五、結論

僧肇、吉藏、智顛三位大師在詮釋「不可思議解脫」的立場，其實都源自於般若中觀思想，但三位在龍樹中觀思想上的理解與詮釋已有所不同。僧肇的思想雖然完全超越了玄學以及當代六家七宗等本末有無的見解，秉龍樹中觀之旨，正確發揮般若性空之義，但不可諱言的，僧肇的般若中觀思想，並沒有吉藏來的成熟，這可以從他在此經論述「不二法門」時看出。而吉藏，發揮其三論宗「破邪顯正」、「真俗二諦」、「八不中道」等思想徑路來論述不可思議解脫，可說是龍樹中觀、三論的集大成者。至於智顛，以「中道佛性」雙照二諦的見解來闡述不可思議解脫，站在龍樹中觀思想上來說，智顛的詮釋已自成一格。

不論三位大師詮釋「不可思議解脫」的方式為何，可以確認的是，《維摩詰經》「不可思議解脫」所呈現的「解脫觀」，是不同於聲聞乘人急於斷煩惱、證入空性得涅槃之解脫，因為聲聞乘人認為實有煩惱可斷、涅槃可證。然而般若中觀所說之解脫，是見「煩惱、解脫」是「空」，則縛解不二，不落入二元對立的煩惱中，即是此經所說「不可思議解脫」，是大乘佛法徹證「畢竟空」所得的解脫。智顛甚至強調不需要離開生死流轉的世間而求取出世間之涅槃，這點完全彰顯了《維摩詰經》初期大乘佛教入世間的精神。而三位大師不論是「雙照」或「雙遣」的詮釋方式，都代表了漢地中觀學及初期大乘佛法「解脫觀」之特色。